

- ◆ 「我為著家己興起大工程：起真多厝，栽種葡萄，修造花園及果子園，佇彼內面栽種逐種果子樹；閣開水池灌沃樹林內的樹仔栽。」（2:4-6）
 - 傳道者從純粹的感官享樂，轉向建造大型工程，這樣宏偉的成就。
 - 「為著家己」：無論成就多大，證明其所努力的依然以自我為中心，並非為了建設公共建設。
 - 他建造了多處居所，並栽種葡萄園，從中產出的美酒都是為了生活所需及享樂之用，這些居所也會有花園和果園。
 - 花園與果園可以提供食物及經濟來源，也可以在其中放鬆身心，甚至因為幅員遼闊，可能還飼養動物，提供人們狩獵取樂。
 - 其中，有提到「水池」可以灌溉樹林的樹苗，不過，事實可能是提供整座城的供水系統。
 - 第一世紀歷史學家約瑟夫知道位於西羅亞池與奧弗拉斯之間的「所羅門池」，這些池塘被用來灌溉果樹。
 - 傳道者不只是把自己與所羅門連結起來，更是與上帝連結，因為如在果子園中栽種、修剪、灌溉果子樹都是〈創世記〉1-2章所使用的詞彙，似乎暗示他「扮演上帝」。
 - 「傳道者不僅自詡為王，甚至——在某個瞬間——自詡為上帝。……這段經文可以被解讀為關於『傳道者』試圖創造類似伊甸樂園卻以失敗告終的嘗試。」（Adrian Verheij）
- ◆ 「我有買男女奴隸，嘛有出世佇我家內的；閣有真多牛群、羊群，比我以前佇耶路撒冷許個人所有的較多。」（2:7）
 - 因應傳道者的居所非常大，需要大量的奴隸，而買來的奴隸若在他們家中出生，也歸他所有。
 - 〈出埃及記〉21:2-11 指出，雖然希伯來奴隸只需服役七年，但在此期間所生的子女均歸其主人所有。
 - 傳道者所擁有的牛羊，是超越所有的人，可見他的財富確實是空前的多，而照料這些牛羊也需要奴隸。
 - 「牛群」做為大型農用動物而「羊群」則指較小的牲畜，包括綿羊與山羊。
 - 「比我以前佇耶路撒冷許個人」如 1:16 一樣，表達他的財富超越過去耶路撒冷的王。

- ◆ 「我嘛為家己積聚金銀，收集列王及逐省的財寶；閣得著唱歌的男女，真多宮妃，以及世間人所意愛的享受。」（2:8）
 - 傳道者用三種事物，來總結他對於感官享樂的描述。
 - 第一，他所積聚的「金銀」，可能來自於「列王」的進貢以及「逐省」的稅收。
 - 「財寶」：原文是「產業」，可能是以色列是上帝的「產業」，也可能指的是貴重物品。
 - 第二，他組男女混合的詩班來享受音樂，這有別於利未人男性所組成的祭祀詩班，當然這詩班提供他享樂之用。
 - 第三，這裡的「宮妃」就如所羅門王是眾所周知的風流人物。（王上 11:1-3）
 - 許多宮妃應該與後面「世間人所意愛的享受」放在一起看，暗示這這裡的「享受」是與「性愛」有關的享樂。
- ◆ 「按呢我就比以前所有佇耶路撒冷的人閣較興旺；閣智慧嘛無離開我。」（2:9）
 - 9-11 節為了這段感官享受的論述做一個總結的陳述。
 - 傳道者強調他比其他人更加「興旺」，此時與人相比的標準，並不是依據「智慧」（見 1:16），而是「享樂」。
 - 與 2:3 相同，傳道者再次強調，即使在沈溺於享樂之中，「智慧嘛無離開我」。
- ◆ 「我的目睷所愛的，我無給伊阻擋；我的心所歡喜的，我無給伊禁止；因為我的心對我所拍拚的感覺滿足；這是我拍拚得著的報賞。」（2:10）
 - 傳道者談到在這追求感官享樂的期間，他眼睛所看的，他心所歡喜的，他並沒有去阻擋或禁止，也就是他沒有任何克制或者自我否定。
 - 這與〈民數記〉15:39「諸個鬚是欲互恁看著，會記得遵行上主的命令，才免恁放縱家己的心及目睷的慾望，致到恁對我不忠。」與相悖。（James Crenshaw）
 - 「所拍拚的」：原文是「勞碌」，不過在這裡指的是「日光下面」所從事的一切勞碌，還是試圖在感官享樂中尋求意義的努力，在此可能是第二種意思。
 - 「報賞」字面上是「份額」，但可能指的是「利潤」。

- ◆ 「毋拘我看我的手所做的一切，以及我勞碌所達成的，攏是空虛，攏是掠風；日光的下面攏無利益。」
 - 雖然傳道者說他的努力（勞碌）有得到「報賞」，但他追求的目標～「利益」或者是「意義」卻再次「空虛」、「掠風」以及「日光的下面攏無利益」。
 - 這三個詞都是〈傳道書〉經常用的詞，每一詞都帶點悲觀的意思，便構成極其負面的意義。
 - 特別是，當試著用「創造」的語言談論他所追求的事物，在上帝創造時，祂不斷宣告祂「看這做好」，但在傳道者試圖透過感官享樂來追求生命意義，所得到的答案是「否定」。
 - 傳道者有否定「感官享樂」嗎？似乎沒有，只是他在追求生命意義上，「日光的下面」，沒有上帝的同在，最終只是滿足自我的慾望，似乎無法逃避生命中的荒謬與徒勞。
- ◆ 省思：
 - 傳道者以自我為中心，試圖用自己的經驗與觀察來尋求生命的意義，享樂似乎是他所提問的，他毫無猶豫地沉溺在其中，動用一切可用的資源來經驗「感官享樂」。
 - 他刻意將這些尋求享樂，甚至試著重現伊甸園的場景來「扮演上帝」，他稱這樣為「智慧」，這顯得相當諷刺。
 - 在〈箴言〉沉溺於美酒、美色或享樂來追求生命意義是愚蠢的，而非智慧，就如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開端」。（箴9:10）
 - 在聖經的觀點中，人類的知識必須奠基於對上帝的信靠與委身，單憑經驗與感官的追尋注定會因為起點的錯誤而徒勞無功。
 - 傳道者採育的是以自我為中心，或者說是「利己」的享樂主義，追求感官享樂視為生命意義的關鍵。
 - 對古希臘哲學家來說，他們在追求所謂的「善」，而這不是道德上的「良善」，而是「身為一個人，最理想、最好的生存狀態是什麼？」這類似〈傳道書〉所追求的「智慧」。
 - 其中，「享樂主義者」宣稱「享樂」就是「善」，而且無論基於何種原因，所有「享樂」都無法區分，他們認為最高且唯一的「善」，就是「享受當下」。

- 現代享樂主義有分「利己主義者」與「利他主義者」。
- 「利己主義者」：追求個人幸福為目標；
- 「利他主義者」：追求最大多數的幸福為目標。
- 傳道者應該是屬於前者，他重視的個人的自我實現與享樂。
- 「唯有透過合理的自我克制，方能獲得正確的享樂。」他更重視靈性的喜樂，而非沉溺於肉體的滿足。（Aristippus of Cyrene，蘇格拉底的學生）
- 「享樂包含對欲望的節制，將慾望與需求壓縮至維持健康生活所必需的絕對最低限度，超脫於多數備受推崇的目標與價值，並退隱於社群生活之外，與少數摯友為伴——簡言之，即簡樸生活與高尚思想。」（伊比鳩魯學派）
- 傳道者沉溺於感官上以及肉體上的「享樂」，這樣的態度與希臘哲學家的享樂主義有明顯差異。
- 若從被擄歸回的角度，被擄的經驗以及歸回後對復國的失望，確實為享樂主義的吸引力提供肥沃的土壤，但〈傳道書〉所說的享樂主義不是自我克制或節制的享樂主義。
- 消費主義就是人們試圖累積財富、房產，並買下他們所渴望的一切人生享樂。
- 然而，這並無法有「滿足」的一天，也無法尋求真正的生命意義，因此，有人稱為這個時代為「憂鬱時代」，「憂鬱症」相當普遍。
- 這種享樂主義的核心問題在於偶像崇拜：人們試圖在「享樂」中，尋找唯有「造物主」才能賜予的生命意義與滿足。
- 〈傳道書〉對於「享樂」所追求的生命意義是否定的。
- 〈傳道書〉第一章對「日光的下面」的生命關注，提醒我們信仰與生命意義息息相關。
- 而第二章卻以負面的方式呈現，一切的「享樂」最終對於生命意義的尋求是荒謬的，是空虛的，是「掠風」。
- 看似對追求生命意義感到絕望，卻積極提醒我們關於信仰與意義的問題，與上帝所創造的整個生命息息相關。